



讀罷徐貽聰先生的《清明鹽城憑弔喬冠華》文章，沉思良久，也勾起我對這位前外交部長的回憶。

我知道，對他晚年所為輿論界有不同看法，但我認為他對中國外交是有建樹的，是一位值得回憶的人。

的女兒是那年代出生，為紀念在開城的歲月而起名「喬松都」，因為朝鮮開城早年曾有「松都」之稱。

一九六八年發生「普韋布洛」號事件，一艘美國間諜船駛入朝鮮領海，被朝鮮士兵發現扣留。朝鮮政府當即發表聲明，強烈譴責美國行徑，要求美方賠禮道歉。

一九七一年，中國在亞非各國的支持下，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。這也是中

# 憶喬冠華 延 靜

國堅持長期鬥爭的結果，在外交史上有重要意義。據說毛主席點名，由當時任副外長的喬冠華率中國代表團，參加當年聯合國大會，慶祝中國的這一勝利。

大約一九七二年夏天，喬冠華受命前往平壤商談朝鮮問題，金日成主席親自與他舉行會談，之後設宴款待。一九七三年，經過長期鬥爭，朝鮮問題第一次列入聯合國大會議程。

過北京，喬冠華出面與他會談，商討與會方案並設晚宴招待。那次我擔任翻譯，根據工作需要，喬冠華當場決定，派我前往聯合國參加工作。

喬冠華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幾年，每年的講話稿都是由他自己撰寫。他寫講話稿很有特點，醞釀成熟後動筆。每次講話稿都要涉及國際問題、地區問題、熱點問題，於是熟悉情況的各級領導都參加寫作班子。

# 乾隆穀雨訪茶體民情

鄭學富



一七五七年，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。這年的穀雨前後，他來到了杭州，地方官員恭迎聖駕，殷勤備至，請他觀看龍井茶場。

後來，乾隆知道了那次觀看的採茶現場是官府事先準備好的。這一次，他要看到實情，所以，他不讓地方官員知道，帶了幾個隨從，去偏僻的雲棲地區微服私訪。

因為龍井茶兩前價格貴雨後賤，為了生計，老百姓在穀雨前夕，男女相隨採摘嫩茶，艱難勞作。

這一次觀茶後，他深有感觸，寫了一首《觀採茶歌》：「前日採茶我不喜，率緣供覽官經理；今日採茶我愛觀，吳民生計動自然。」

在詩中，可看出乾隆去觀採茶前的心情，以前不喜歡觀茶是因為由官員事先擺佈，老百姓在演戲，現在是看百姓真實自然地採茶勞動。



喜歡描畫故鄉的畫家並不少。加拿大「七人畫派」筆下的安大略河湖山川，米勒等巴比松畫派畫家作品中的巴黎郊野，以及透納慣常描摹的英國海景，種種均是例證。

美國畫家懷斯(Andrew Wyeth, 1917-2009)，同樣對故鄉懷了至深的感情。這位二十世紀美國最知名度的畫家之一，畢生住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座小鎮上。

我最初接觸懷斯其人其作，是透過那幅人盡皆知的名作《克里斯蒂娜的世界》。中學時在課本上見過複製品，不覺有什麼稀奇，只見一位身著長裙女子的背影以及遠處兩間屋子。

這件作品的構圖古怪而巧妙：荒原佔去畫作大半，襯得遠處房舍極小，近景處的主角亦顯得形單影隻。畫家將房舍與女主角分別放在畫布的右上角與左下角附近。

畫中主角雖說是畫家友人，畫作內容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視作是畫家的自況。這幅畫創作於一九四八年，而在完成此畫的三年前，懷斯因一場車禍，失去了父親和兒子。

# 畫中故鄉

李 夢



懷斯畫作《克里斯蒂娜的世界》

作者供圖

使用褐色與鉛灰色，以表達哀愁憂傷的心境。而這幅畫中的女子在困境中仍能仰望向前方，又何嘗不是畫家給自己的慰藉與激勵呢？

故鄉之於懷斯，是慰藉，是孤單時的陪伴。而位於南太平洋中部的大溪地雖非法國藝術家高更(Paul Gauguin, 1848-1903)的出生地，卻稱得上是他的第二故鄉。

高更異常鍾愛旅行。這位雙子座畫家一生窮困，卻偏偏愛浪漫，從不滿於過上那種安逸篤定的生活。一八八八年，當他在法國南部小城與好友梵高不歡而散之後，他回到巴黎。



高更畫作《我們從哪裏來？我們是誰？我們將往何處去？》

作者供圖

# 又是榆錢兒飄香時

劉世河



「東家妞、西家娃，採回榆錢過家家，一串串、一把把，童年時我也採過它……」

昨日上街閒逛，忽聞路邊一家商舖正在播放程琳演唱的這首老歌，記憶的閘門瞬間就被打開，呼啦啦一下子回到了童年。

榆錢，本名榆英，是榆樹的種子，也是榆樹枝條上開出的花。因其外形頗似縮小的銅錢一串串地穿掛在枝條上，慢慢便叫成了「榆錢」。而且又有意外發現，這「榆錢」竟是「餘錢」的諧音。

不但榆錢能食，就連樹皮也可以煮着吃。我有記憶的時候已是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初，彼時鄉下人的日子雖依然清苦，但尚不至於餓肚皮。

榆錢的吃法有很多，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母親最拿手的「榆錢糕」。榆錢自樹上採下來後，洗淨烘乾，再跟用鹽水和成的玉米麵混合。

其實，中國人食用榆錢和用它治病的歷史已很悠久，早在南北朝時大醫學家陶弘景就說過：「初生榆英仁，以作藥羹，令人多睡。」

聽父輩說，榆樹可堪稱咱鄉下人的救命樹

# 我的人間四月天

姚文冬



季節轉換，日月更迭，時間像流水。中年的記憶磨損得厲害，見過的人、經歷的事、說過的話，除非刻骨銘心的，大多忘記了。

十六歲那年的四月，村裏多戶人家翻蓋新房，因此很缺勞力，我也就加入了幫工的行列，十歲歲的少年能做什麼呢，無非是體力活。

但是從哪一年起呢，季節彷彿亂了套，有時三月中旬，甚至上旬，柳樹也會泛黃吐綠，而最遲的一年，快到「五一」了。

也是一年的四月，我放學回家，進了院子，猛一抬頭，看見房後的杏樹開花了。黑黝黝的枝杈上，滿是花朵，一樹的淺白、淡粉。

十九歲的四月，和愛人初相識那天，我們在街上轉啊轉，總也捨不

得分開。那天我穿了一件白底碎花的襯衣，那可是當年時髦的衣衫，我把袖子挽起來，雙手插進褲兜，自覺很瀟灑。

也難怪她不信服，以後許多年，再沒有過那樣的天氣，年年此日，還有人穿着毛毛巾褲，甚至還有人穿了薄薄的羽絨服。

那天是四月二十八日。沒想到，成了我學生生涯的終結日。晚上，一個同學把我的書本拿回家，告訴我，兩科以上不及格的學生，學校要求在家復習兩個星期，然後補考。

假如時光能倒流，我不會跳課，一定會端坐在教室裏，享受那再也回不來的課堂生活。

歲歲年年，每年都有一個四月，但我的記憶，怎麼都凝固在了青春年代？讓我多少年不能忘懷。如果把這些四月串聯起來，我就發現，它們是青春、愛情、詩歌，它們是我記憶裏的人間四月天，具有了林徽因的詩歌《你是人間四月天》裏的所有意象。